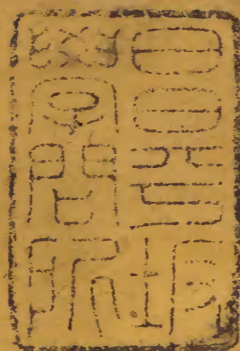


歷朝綱鑑全史 六十二卷



漢書門	類	號	二	函	三	架	二	冊
-----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二	冊	二	函	二
------	----	---	---	---	---	---	---	---

編年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2
冊數	24(22)
函號	284 8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二卷

北監藏板

文庫

南宋紀 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崩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葬永阜陵○帝四十受禪

遭后悍妬亟欲立子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葬不能執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開居五載與后繼亡無可稱也

綱庚戌紹興元年

金章宗璟朝昌元年○西遼天正二月丙辰朔帝朝

于重華宮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鑑光祖

入對言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

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

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執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

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



年號

紹聖元

符聖宗

士大夫

術最為

道學之

光祖乞

宋光宗紀

崇觀崇
寧大規
也徽宗
年號

求為皇極
之主
和平之福
由此而集

道學世之
君子正士

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視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求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稅駕謂安宿也。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道學與天
地相悠久

人心為之

一快

光祖忠誠

激烈

君子以義

理為勇

未熹請行

經界法

經界民間

莫大之利

張時泰曰：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道學與天地相為悠久者也。王淮輩蔽之以陰霾，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于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周靜軒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倡禁道學之明，陳賈乞禁道學之說，三四年間，無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苟克臻此。○鑑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鑑十二月知漳

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熹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獨漳泉汀縣坐失常賦，日浚月削，安可底止？臣獨任其必可也。宜詳責官吏，清量畝步，筭計精確，均產勻稅，特許過鄉通戶均納，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鑑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三宮謂壽皇與帝及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遇也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

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太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於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廣義李后殘虐天道應之如影響孰謂天人之相遠哉大書于冊為監昭矣

綱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傳二十二年三月帝疾瘳群臣請朝重

華宮不果行善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

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草布之士以

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

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發光宗惑婦嬖之讒言華父子疾瘳不朝果何執乎內外之臣合詞勸請既然開悟復為不行嗚呼光宗全私恩而不聽公義何以模範天下哉

綱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

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

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

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綱六月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騏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

樞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

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

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綱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鑑時群臣請帝朝重華宮

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
留正謀抑吳氏權
疏三十條皆切時病

歷明綱全史卷六十一

兩宮之情始通

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

王伯圭調護屬托也。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始朝重華宮。皇后繼

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三年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胡

不許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孫。不宜用之。故汝愚力辭。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駿。叅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

不許。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策。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

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

報。退居婺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屬焉。益力學著書。嘗圍視錢塘。喟然

歎曰。城可灌也。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淳熙中。更名同。讀闕上書。極言時事。因

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音聞而欲見焉。

陳亮志存經濟 陳亮中興五論

陳亮論

而逃

為社稷開

數百年之

基

孟子後惟

推土通

推倒一世

智勇

開拓萬古

之心胸

白謂差一

日之長

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亮宏才博學。而不容則在廷之臣。固非持祿保位之人。可知矣。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

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

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

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

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益

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尚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

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

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

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為第一

親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

康府判官尋卒亮對策帝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愚竊以為不然夫帝其天性之良庶幾帝心少悟孝道固虧乃云不在問

宋史斷曰嘗謂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功于孔孟之門者自漢而唐非乏人也而竟獨見推一王通焉豈非氣味

之相授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尊曹魏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

見用於是渡江歸學視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一命未膺而卒豈才纒

亦德不勝器者與註同

丁南浦曰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耳醉言犯禍則持身之道疎董僕殺人則正家之道舛史氏傳之儒林亦過譽矣

綱利州安撫使吳玠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抑吳氏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詠代挺

綱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

唐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晉臣啓沃

引帝裾

陳傅良趣

及召承璫還罷絳相蓋二人不可並立也**綱**知樞密院使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

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

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落沃剗切彌縫續密人無知者

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時帝將朝壽皇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

引帝裾請母入因

至御屏后叱之退傅良痛哭于庭后怒竟傳旨罷還內及會慶節

帝復稱疾不朝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

逐陳源以謝天下楊舜卿陳源皆離間三官者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

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

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詔姜特立還浙

東遺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綱**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

朱先生安

命。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奕者迷于當局

劉末新曰意在宋不為米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証敵人之耳目云爾非真有意於用之也有賢在此而不能用於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奔如病者雖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幾爾欲遂其用賢如責賊隘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乎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綱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年正月壽皇有疾綱舊邨罷邨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綱自壽皇不

父子之親何俟調護

今日無大過宮扣額曲致忠懇

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蓬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也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

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周靜軒曰是時壽皇遘疾已逾三月此正光宗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省有疾而不能視及攜所愛共相遊樂縱欲忘親其罪可勝言乎迨群臣懇請問疾光宗懷諫弗從舉措如此烏可與論人道哉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漸進也大進於危殆也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羣臣隨帝入至

福靈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裾亦故事也因引

辛毗事以謝辛毗事曹魏好而諫文帝不所隨引其裾彭龜年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

華宮問疾嘉王名擴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慟

丁南湖曰陳禾引裾徽宗不所而狂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所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不出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壽皇太后

一浚豈能勝百榓一日行天下一兩遭

孝宗賢比仁宗

留正請建太子而逃

正儲以安人心

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

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

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

越六日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惧因朝伴仆于庭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
家焉考

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
建儲詔未下而遽反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五鼓逃去
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
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播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
適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音定計侂胄琦五世孫乃吳太后姝之子侂胄因所善
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
太后乃許可甲子禪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
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
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

汝愚貴戚
之卿

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
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即就
居喪居喪乞召還留正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廣義嗚呼逆悼
安父崩不成服唯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王
津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竹汝
愚有王宗名焉

綱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
斤瘦山口光宗是時有疾蓋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
主壽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瘳父子之間兩無猜嫌
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
禪假能光宗疾瘳萬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柯維騏曰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視其初政緩刑薄賦屏
佞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弗終令聞惜哉
丁南湖曰侂胄以巨姦亡宋其兆於韓后之立乎李氏之禍方烈
而韓氏之禍隨起蓋宋室盛時久享母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其
禍必至此也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二卷
宋光宗紀

鑑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

為侍御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

鑑復召留正為左丞相○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

密使○鑑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

言功但遷侂胄為汝州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淺見親幸

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

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

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綱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

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踪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抑侂胄擬宋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謝表

第一等人

可太上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

不能制其母莊公魯桓公之母文姜齊襄公之妹桓公及文姜如

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作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朝禮尚缺

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

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

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

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鑑時太后惧忤上皇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死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

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變服色負罪引

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
召朱熹入經筵
建極導民之本

宋嘉泰四

事處事之術有經權

聖賢不失其正

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行權不失其正之根

愚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日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嚮之危者安誰者合天下之執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歡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

本終始不越乎此天倫正而大本立

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一至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涕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煥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

綱增置講讀官自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敕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鑑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汝愚以吳氏世利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寢謀預政數詣都

歷朝綱

宋光宗紀

宋光宗紀

衆題

問周必大留正俱以相業稱其實可得聞

汝愚不見

天下事非才不辦

堂正使省吏論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官不合值留正與汝愚議葬孝宗之喪不相合侂胄因問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謂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綱九月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丁南潮曰羅點明義利之辨黃裳達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於君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哉

綱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

汝愚不慮侂胄之姦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鑑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敞敞音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賊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敞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

歷朝綱鑑全史卷六十一

朱熹極言四事

此言修葺東宮

此言定省之禮

此言內批進退大臣

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
開益帝德者聲竭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
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
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
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饑饉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
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
禮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
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
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
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
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

此言殯官宜吉地

傳良封還錄黃

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
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王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
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下偏信臺史之
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朱熹言壽皇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砂礫之中不報既不為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
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戎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
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
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
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李臨淄曰侂胄使優人戎冠濶袖戲象大

策題

問伊川晦

翁賢儒也

一則在經

筵未幾遂

有西監之

除一則作

經帳未幾

遽有官觀

之命豈二

子之誠不

足以動君

耶抑有間

之而然耶

朱熹力爭

僖祖不當

祧

儒固不足病儒之蘊而大儒高標
自異亦有以取之也儒勿自異也

呂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

川入在講筵未幾羣大紛紜遂有西監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

侍經帳未幾權倖媚嫉遠有官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

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僞學二則曰僞黨已醜醜於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

宋自太祖追王

僖順翼宣四祖

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熙寧八年夏禘于

太廟從王安石議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全王普尤

家俱請正太祖東

向之位未克行

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祧廟又祧翼祖反

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

皆百世不祧祧不遷也

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嘗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

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

十一

湯

綱十二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綱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鑑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

官一秩罷龜年與郡龜年自少從朱熹張栻故其學識正大憂國敢言所謂粹然君子也由是侂胄愈

橫○鑑罷中書舍人陳傅良號止齋

綱陳駉罷自駉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時龜

以示天下○閣門侂胄知閣門事也經筵龜年在經筵也韓侂胄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時陳駉知樞密院

故罷之而引京鏗居政府以問汝愚鏗遂參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

無所倚信初帝欲除鏗帥蜀汝愚謂其望輕資淺亦可

綱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綱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鑑彥逾以有功於帝室莫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

彭侍郎不
貪好官
元樞欲為
好人

歷朝綱鑑全史

宋高宗紀

佞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綱鑑全史六十二卷終

以示天子之問門武臣朕聞... 奏到胄之姦帝始爾疑其加... 魏野曰以問門去... 綱鑑全史六十二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三卷

北監藏板

宋紀附金紀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崩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葬于會稽之永茂陵

綱乙卯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西遼天禧二年正月白虹貫日

韓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貫日則妖氣侵陽矣况常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

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鏗鏗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莫安天位杜塞茲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

白虹貫日
一網打盡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三卷
宋寧宗紀

汝愚安社稷以為悅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情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史臣曰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非其才足以經國智足以革姦德足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能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所未盡焉蓋汝愚居相位正宜痛清奸轍奈何於秉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郎乃使虎視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鐘誑以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僞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奸有以政之歟

鑑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國洶洶皆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

勛勞著于社稷

汝愚忠貫天地

祖儉訴汝愚之忠

因世變而意氣有加

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音黜

也禪黑天下後世其謂何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

抗疏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非臣不密則失

身之驗乎○身之鑑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白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

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

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拆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

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丁南湖曰祖儉吉州之謫讀書窮理賣藥自給草屨徒步其為文有大愚集誠所謂愚不可及者矣其於夷簡則為慈孫於祖謙則為難弟且從弟祖泰以布衣劾侂胄于是兄弟忠義齊名呂氏其有光哉

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鑑宏中與周端朝張銜銜音林仲麟麟音

傳余範等六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

韓侂胄禁偽學

天下號為六君子

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
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
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今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
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
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
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宋史忠義傳楊宏中等與馬宏中與端朝範後皆登進士各歷官令
終麟傳久居學校咸以不偶而歿云○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直偽遂罷
國子司業汪逵等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
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
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韓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名

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
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
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
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
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
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汪逵等入劄
子辨之皆被斥罷○鑑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綱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
周靜軒曰侂胄得志誣陷善良巧立淫名簧惑主聽由是劉德秀
之徒希求固寵羽翼成風而遂有邪正真偽之言嗚呼以正為邪
以邪為正以真為偽以偽為真君子受禍博矣汪逵等上章辨論
遂皆罷黜然則正人何讐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邪欲
既熾駸駸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一其禍何烈哉是以
以人主謹於取舍毋使君子小人雜選於清明之朝也

綱目全史六十三卷

乘龍授鼎

汝愚怡然

汝愚李務

汝愚奮不顧身

汝愚忠有餘而智不足

愚必欲真之死以息人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

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

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州守錢

遂暴卒天下聞而寬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

陳四明日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

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

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

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構斥死

致于不可為惜哉張時泰曰汝愚之死人皆寬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

其為右相之日已忤侂胄及侂胄勢漸薰灼仗內批以斥逐忠良

無一可免汝愚即當引退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此則忠智

兩盡其美可勝言耶論者惜汝愚之不引去竊以為不然蓋汝愚

貴戚也於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若汝愚當引去以全生則

微子為仁而箕子比干不得謂之仁矣豈宗臣處社稷之義哉

元定請著龜以決

更號遜翁

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

言極陳姦邪蔽王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

迭諫以為必且賈禍賈禍猶將本賈貨也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

龜決之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

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

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

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僞

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丕大乞將

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

四書六經為世大禁

亦有於義理未當者而高標道學兩字以異於人雖非偽學亦取

衆嫌故世誣以偽學而禁之耳非禁六經語孟大中之書也史誤

一時號為君子

此皇極之道

綱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臺御史臺也諫知諫院也論奏母及舊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給舍中書舍人也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得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黼八月胡紘乞任進擬偽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致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黨次第用之望

馬

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柴中行不願考校

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此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黼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常擊朱熹也綱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綱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御史欲擊熹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至是命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音磨之妖術箚鼓後進言若箚鼓之鼓動以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

孔孟正脉

此吾老友

微視元定
不異平時

朋友相愛

之情

季通不挫
之志
獨行不愧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竄
元定于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
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
登建陽西山絕頂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結廬其山理忍饑啖齏以
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
與對榻講論會偽學黨禁之論起會值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
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元定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矣與其子沉至春陵山名在永州府遠近來學者日
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
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深於理者
能識
與季通言
而不厭

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
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數釋四書及
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喜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

之邵州引偽學故也○綱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綱十二月

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自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

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正周必大王闡四人為之首朱熹

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占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
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獫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
達孫元卿原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吳奈勝李
直王厚之孟浩趙鞏曰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徹周

端朝林仲麟將傳徐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

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為

利州路轉運判官愚按程朱講學著書立志善矣而其徒高標道學

高標道學之名也

鑑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五月○夏天慶五年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

公賜玉帶許佩服○**鑑**以丁逢為軍器監逢為四川都大茶馬入對

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

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為軍器監○**綱**八月以謝

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

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

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

極論調停之害

及之叙知

遇之意

由竇屈膝

閣人掩關拒之閣人司及之大窘會門閭未及閉遂俯俛而入當時

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

唐之衰其士人亦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廉恥

之心尚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恥道喪以極于紹興慶

元之間至如許及之趙師曁程松蘇旦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

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自曰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

競剝而不待顯官元氣先蹶又何可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

綱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曠是時帝子亮冲惠王峻卒未

育之遂詔育燕懿王德昭九○**綱**以趙師曁為工部侍郎**鑑**師曁

世孫與愿于宮中六歲矣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曁獨獻粟金蒲

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愛妾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

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

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

此真田舍
間氣象

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巽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

耳俄聞犬吠音毫叢薄視之乃師巽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其後師巽

以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諒之有魯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宋宗室最賢者惟汝愚最不肯者其惟師巽乎

鑑已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正月夏天禧六年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

三聘官紹熙光宗年號韓侂○**鑑**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

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

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

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偽學

欺世罔上遂落職○**綱**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來二百五十年間十

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綱**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寧宮四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

純天新歷尤復踈謬○**綱**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寧宮巢捷子曰光宗不朝孝宗始以李后闍寺交構繼以嬰疾不往今

寧宗於光宗未聞有離間之者自即位至今始一朝於壽寧得非

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遂為常事耶噫汝愚已死朱熹落職

諸正人端士皆以為偽學禁絕之誰為寧宗開陳學道耶

綱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鑑**十二月諸州大水賑之

鑑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坦生

鑑閏二月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輔佐三○**綱**三月故

秘閣脩撰朱熹卒書故官錄賢也○**鑑**熹登第五十年任于外者僅九考立朝

纔四十六日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

非其道義則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

其身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

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為先生絕是日大風

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計梅音奔計音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

朱熹笑而

不答

禮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非道義一
介不取

拔木崩山
之異
朱熹笑而
不答

歷朝綱鑑全史

卷之六十三

道統待人而後傳之任傳道之責
與之處甚有益
吾道之託在此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
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
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
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所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
灝蔡沈輔廣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黃幹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
直卿志堅思苦直卿黃幹表字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妻去聲及熹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授與也與之訣曰訣死也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卒贈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

以弘名齋
李燔進李
可畏
李燔處事
不苟
到處及物
即功業
一以謀道
明理為心
張洽勇不
可奪
此非聖賢
事業
南來喜得
陳淳

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
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
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為功業
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劉燔
從熹游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仕至禮部尚書謚文簡號雲莊居士劉炳從熹學炳字
仲一以謀道明理為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
書皆與炳往復論辨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張洽從熹學自六
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
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仕終直閣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
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
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

皇朝通志卷六十三

陳淳名播天下
觀子自是
寡過
寬大中要
規矩
方子以果
名齋
幸於大本
有見處
此心常資
泰然
朱子發聖
人未發之
精蘊
朱子集諸
儒未集之
大成
當代大賢
策題

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任終安溪王簿李方子
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
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
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奉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
不為物欲所漬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
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蔡沈元定子也著書傳發明朱子
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取忌諱邪弗果大用非諸子之不
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爾
劉呆齋曰朱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也熹於生乎其
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乎其前
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
其所以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橫渠之弘毅而猶未
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
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其前之諸儒未

問朱子集
諸儒大臣
其所自得
聞歎
詩開陶章
之門
歲寒松柏
斯道梁棟
去短集長

嘗集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
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
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昭合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燁乎以
所長著稱也熹非徒與之講評賡酬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
賦明靈均之秉詩開陶章之門使來者不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
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
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
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柏為斯
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
長以為己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
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為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祿
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
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諍好處自不可
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
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光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
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
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
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而
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
也

歷明河全史卷之六十五

策題
問朱子異
同何如

程篁墩曰宋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
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明於早年而
亦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
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
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于陳言
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志言絕物者悉心於
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
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愚按德性於親義序別信之德皆天
性也學是學能此耳問是問此學耳原非兩
物何因得墮一邊朱子可作願以此相質

綱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凡為太上
皇帝五年而崩

陳四明日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
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閣寺交構驚擾致疾孝養遂怠
孝宗之
崇衰焉

綱京鏗卒鏗奉行侂胄風旨又薦劉德秀
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鏗實發之○**綱**九月婺州處士呂祖
泰祖儉從弟也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屬廉州府牢城書處士所
以罪在

道學自古
所恃以為
國

祖泰期以
身悟朝廷

之臣也書請誅所以**目**祖泰性踈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祖泰祖
子祖泰之罪侂胄也**目**祖泰性踈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祖泰祖
也先時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
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
乃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
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
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
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平江今
吳縣周筠
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
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
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
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
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侍御史陳謙劾祖泰挾私上書
語言狂妄乃配欽州祖泰自期

祖泰了無必死異以身悟
懼色朝廷了無懼色

祖泰千古
英豪

張時泰曰自侂冑竊弄威權以來諸臣多阿附以得好官未聞有一攻其罪者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損斥殆盡舉朝皆韓氏之厮役奴隸也夫何恠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心激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歟

綱十月加韓侂冑太傅○綱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

鑑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

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遷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侂冑許之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

兵權悉歸吳職

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

欲歸蜀而不許侂冑遣歸數年曦獻蜀地于金○綱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冑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諱

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

奈何與大諫同名

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綱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王直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擄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尋死遼絕○遼自耶律億起唐天祐丁卯傳德光阮璟賢隆緒宗與洪基延禧凡九主至宋徽宗宣和乙巳二百十九年亡而西遼耶律大石重興傳蕭氏夷烈耶律氏直魯古又五主七十六年共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

綱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冑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

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冑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

遂復汝愚官

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

陳景師侂胄之姻也籍田今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令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

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寢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綱禁

私史詔諸道察郡邑所當書凡事于國體者悉令致棄綱十月進復朱熹煥章閣待制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貴

曹柔順韓侂胄勸立曹氏帝竟立楊遂與韓有隙矣○綱加韓侂胄太師

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綱時侂胄專

權凡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

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撻拂者言之或問

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苞苴者以草包裹苴者以草

遺者必苞苴之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

言路月課

書題無并字不開

題無并字則不開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于請必諸價而後予自

強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

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綱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

置激浦水軍

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伐金不書詔議

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

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

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

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况可

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

愚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

韓侂胄定

議伐金

立蓋世功

名以自固

恢復之議

起

歷朝綱鑑全史

宋史卷之

追封岳飛

戰危為國招難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且為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啟霧則遠竄丘密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眾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蹙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昇于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受禍益烈孰謂夫道遠乎哉

周靜軒曰韓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喪兵失地蓋自此始侂胄專權無君之罪何待他時而後見耶

綱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蓋飛以忠貞事主為宋名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之**綱**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不可泯也

綱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朔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

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鑑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

綱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

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

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中書省尚書省

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稟人莫敢言綱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鑑初侂

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

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

任之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

三省印並納其第

丘密諫北伐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三卷

宋寧宗

中國當示
使吾常有
勝勢

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曩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策題

問秦檜主和議侂胄王恢復得失何如以伐金詔四方中國有必伸之理

張時泰曰侂胄之主恢復固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懷覬覦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濟其事者能

繆醜論檜王和誤

張時泰曰侂胄之主恢復固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懷覬覦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濟其事者能

繆醜論檜王和誤

繆醜論檜王和誤

人子當念
祖宗之憤

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鰲消行李之繼遣桀凶暴也鰲與傲通遠行有之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子燾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壁云發明前書

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也故雖侂胄之跋扈亦畧恕之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胄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啟兵端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數其罪矣丁南湖曰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溺者李壁與弟直皆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壁與直皆諫侂胄輕兵之失及其決意用兵

歷朝綱鑑全史卷六十三

宋寧宗紀

葉適不草詔壁獨當筆
豈非權勢之所溺耶

綱寶文閣學士楊萬里卒。萬里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張
栻出守袁州。抗疏留栻。王淮問人才。郎疏朱熹等六十人。獻淮擢用。
以忤韓侂胄致仕。卅家十五年。開禧元年。召不至。次年升前官。卒年
八十三。早聞張浚誠意之說。于永州治齋曰誠齋。光宗嘗為書誠齋
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死謚文節。有易傳行于世。板在開州。**鑑**詔
以宗室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魏惠憲王愷之子。均希瞿太祖九世孫也。**綱**六
月。鄧友龍免。以丘密為兩淮宣撫使。**目**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
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
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數人皆敗績。斬郭倬于
鎮江。**鑑**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旦屢敗。始覺為蘇

以丘宗為
江淮督視
軍馬
吾當與淮
南俱存亡

遣使如金
師議和

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鑑**夏。李安全廢其
主純佑而自立。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發明**安全以臣廢君。
在中國不能計則當時之三綱亦可謂掃地矣。尚可與論人道哉。**鑑**十月。金人分道來侵。十一月
以丘密音崇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密
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
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鑑**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遂圍和
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
下。於是江表大震。**鑑**丘密遣使如金。師議和。僕散揆先露和議意於密。密以聞侂胄。論
密遣書幣赴敵營。金僕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發明丘密之議和
者也。金既許和。還軍下蔡。則其息兵自新之意可見矣。大書特書。交予之也。**鑑**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
密受之。翼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浙江寧波府。今宜從

權濟事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綱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目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到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綱十二月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幹難

縛羊壘

河元太祖也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世為蒙古部長功德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後遂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未有國號至世祖時始稱其國號曰元
金衛王允濟受鐵木真奇其狀貌請誅之金主不許鐵木真憾之綱丁卯三年金泰元七年○夏應天三年○蒙古太祖二年正月罷丘宗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目時金已有和意宗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罵宗綱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目曦召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陰圖之曦又召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綱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逆之詞目先是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乃以書致巨源巨源至謂丙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事會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偽命被

非先生不足以主取
非巨源不足以此

安丙必能討賊

安丙識時達權

安丙討賊之功大

逐成都興州中軍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等數十人謀誅曦丙大喜
 二月好義帥其徒入僞宮執曦砍其首盡收曦黨宣詔軍民拜舞聲
 動天地市不易肆傳首臨安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初韓侂胄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
 賊及曦誅朝廷大喜廣義曦伯父玠以豪俠立功于高宗時雖張韓
 之誅可惡也巳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源倡鳴大義聲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罪人斯
 其從之者不過以苟免刑罰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綱
 四月太皇太后謝氏崩○綱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
 績好義還為興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刺鄂都統制

安丙殺楊巨源

策題問安丙不殺楊輔而殺巨源得失何如

史臣曰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貳乎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叅議官楊巨源殺巨源無罪也安丙削其官而殺而不去其官綱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
 綱目斷曰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奈何惟與通判而已宜其心之不平也又况信讒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

七月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綱九月貶國信所叅謀官

方信孺于臨江軍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
以何詞答之侂胄嬰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
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
絕其薪水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
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
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沛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
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乃遣信孺還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
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
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
師以口舌折強敵信孺義不屈惜之信孺既敗近臣薦王桷發明信孺義不屈金雖古今名使何以
如金師桷倫之孫也加編日書信孺官者所以著侂

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信孺義不屈

紇石烈
虜三字
姓子仁
各
完顏虜
二字姓
宗浩名
置生死度
外
信孺亦對
不屈

古今名使
何以加

○綱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
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
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
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初韓后崩楊氏時為貴妃
與曹美人俱有寵宮中未知所屬韓侂胄以楊氏涉書史任亦使皇
子榮王職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
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王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廕之人天
子孤立干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
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

彌遠誅侂
胄於玉津
園

盛明綱鑑卷六十三
宋宗宗紀
十七

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發明誅者討有罪之詞侂胄罪逆滔天人人得而誅之者况彌遠既

受密旨名正言順而誅之然後○陳自強求州居住遣使誅蘇師神人之憤洩討賊之義正矣

且于韶州○彌立蔡王職為皇太子更名熈詩更○彌十二月以史

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音

大中極論侂胄之姦納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諫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

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

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八而卒

○繼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正月王柟還自汴三月以

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廣義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彌六月金

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彌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密同知樞

密院事未至而卒○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

死願為猛將以滅敵

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彌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

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

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

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

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

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柯維騏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

丘密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類林諫臣亦皆

弗避侂胄之怨茲豈為身謀而罔恤國事哉任希夷均大臣

也方二奸執柄之日維務拱默自全得無負朱夫子之教耶

○鑑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彌金王璟卒衛王永濟立○彌贈

趙汝愚大師沂國公後追封○發明而誣違讒忌以沒其身至是追復

官爵加以褒贈是亦

裨贊之功為多

功

汝愚有奠

安宗社之

功

贈趙汝愚

公論之不容喪矣

歷明綱卷六十三

宋孝宗紀

官

贈元定官

鑑 已巳二年金永濟大安元年○夏應天四年○蒙古太祖四年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

綱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鑑** 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鑑** 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節從考官劉彌正之議也越明年夏贈熹中大夫室諱閣立學士

鑑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蒙古太祖五年五月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

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奉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

丁南湖曰朱晦翁稱西山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凡來學者必俾先從西山且翁所著諸書皆與往復參訂侷肯肆禍二老為死生患難之交然則二老道義同志而著述同功史氏以西山為翁之次可也顧宋史以朱氏弟子皆傳於道學而以西山誤傳於儒林何歟

綱 十二月婁機罷目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

粘合虜二字姓合打名

刊朱臺四書于大學

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鑑** 蒙古侵金此何以書著蒙古之漸強女直之漸弱也金使粘合打乞和蒙古不許昔也汴宋求和今也金人求和于蒙古亦不許孰謂天道之不好還也哉

鑑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頊元年○蒙古太祖六年四月國子司業劉焞奏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大學○**綱** 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鑑 蒙古取金西京西北諸州皆降○**綱**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

鑑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夏光定二年○蒙古太祖七年止月賜李好義謚忠壯以誅吳曦功也

綱 七月雷雨太廟屋壞目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傳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夫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

六十三卷 大學宗也

先王遇變以德政

德秀通天下之至言

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廣義宗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敬天之實可矣。知

綱 癸酉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宗珣貞祐元年夏光定三年○蒙古太祖八年

三月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耶律虜二字姓

○鑑 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承濟而立昇王珣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沙

留哥名

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至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

金死鄭氏死節

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完顏姓承暉名

○鑑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四年○蒙古太祖九年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蒙

黃雀利子螻螂

古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蒙古主許之廣義金索宋金銀未也爭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利子螻螂而挾

○鑑 五月金王珣徙都汴七月蒙古復圍燕○鑑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自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直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

獵師之志在得鹿

直以鞬靽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夫鞬靽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

耶律姓德光名

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鞬靽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接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

亟圖自立之策

戶內延敵
此舉差強人意

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尚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竊所深慮焉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發明自金虜暴慢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為固然茲因真德而意故特表王敬所曰金三方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此時可不不僞焉思奮以為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闇苟且

劉燾乞絕歲幣

真德秀論邊事

歲月與德秀此疏如喚愛人而使之醒也方且視為泛常束手苟安以待自斃德秀亦卒老死遼州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愚按歲幣之罷非宋能自強特金值衰弱耳卒之金滅于元而宋亦隨金滅矣真德秀自立之言如呼夢不醒未見喚醒夢人差強人意也
○**細**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發明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發失策也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
○**鑑**八月劉燾除試刑部侍郎兼職辭不允十月奏乞絕金虜歲幣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年
○**鑑**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年正月詔舉將材○**細**三月金王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目更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鑑**秋七月以曾從龍晉江人狀簽書樞密院事○**鑑**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鑑**十月賜張栻謚曰宣○**鑑**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蒙古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規淮漢之

謀德秀上奏曰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啟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黷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陛下任九廟之托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深患哉

綱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自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禍而改竅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勿賤之良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無輕二賊日夜講其攻

直德秀奏五事

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慶之報則與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願陛下勵自強之志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士大夫工為諛緯不經之說而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昭昭不可以為國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辭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愚忠也廣義謂老成謀國者矣

鑑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夏光定六年春正月賜呂祖謙謚曰成

鑑二月前工部尚書劉燾卒贈光祿大夫

丁南湖曰宋之氣運將絕故其賢士漸減若劉燾之卒可為吾道一慨也燾為朱子弟子四書集註勸講於上而刑傳於下皆燾所奏請史氏稱燾衛道之功莫大云

德秀老成謀國賜呂祖謙謚

劉燾衛道之功

鑑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春二月陳伯震還自金

歷明河全史六十三卷

宋宣宗已

二

以伐金
四方
狐兔失其
故穴

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
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鑑夏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金
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鑑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
詔畧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
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讎耻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
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鑑七月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李全初為金灘州紅襖賊也人號為李鐵膽高忠皎會
其兵伐海州不克後全襲金莒州取之
綱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蒙古太祖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
總管○鑑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
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

詔議平戎
禦戎和戎
三策

制置使李珪及純之撫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鑑五月詔
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史臣斷曰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
於禦與和矣而今乃下詔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
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
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繼宗澤岳
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宜
莫有過之者寧宗果將有志則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必議
乎若夫欲議乎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
亦無容於議也寧宗於此舉三策以並議是其乎居之間未嘗預
謀益可知矣傳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
算乎寧宗之無算如此欲以取勝亦難乎

忠孝不兩
立
張柔為二
親屈

鑑金將張柔為蒙古兵所執見王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
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
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
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猖獗失足貌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

張柔威名震河朔張柔賢於王陵

降後張柔降元侵金河北郡縣廣義柔之所處即王陵之事也其賢而反為鄉導以滅金則其害於義也可勝言哉

李華死節

八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潞澤州取平陽行尚書省李華死之時木華黎圍平陽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

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綱十二月金王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具政忘身而國

綱已卯十二年今與定三年○夏光定九年○蒙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發明政之忘身殉國幾何人哉特○

鑑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使扈再興等帥師攻唐鄧以救之先是

趙方決戰取金人

襄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矣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王戰時金人圍襄

吳子救秦之義

陽塹音苗溝也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國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復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陳祥為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

周靜軒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圍城秦陽之危裂葉營焚溺趙方部分諸將率兵救之然何以不直赴秦陽而攻唐鄧耶此吳子救秦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

希夷篤信力行

鑑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號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皆未贈諡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朝廷從之○綱三月以魯從龍叅知政事四月○綱夏四月復以安丙為四

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復安丙為

之○綱三月以魯從龍叅知政事四月○綱夏四月復以安丙為四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宣撫使

須安相公
乃定

川宣撫使○鑑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時董居誼為制使棄城逃歸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詔丙為宣撫蜀民始安丙因討福誅之

安丙不辱
君命

周靜軒曰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則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矣故下書討張福誅之乃所以著其功耳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已志者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已志
孟宗政大
敗金人

鑑六月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命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孟命
一時名將
循吏
問孟宗政

丁南湖曰棗陽之勝宗政竭方於內再興合兵於外二將之功偉矣但此後二將不久皆卒皆宋金未運天將兩促其亡耶然二將

棗陽之勝

為趙方部曲赫然有岳武穆之風雖屈其身而各昌其後再興于世達宗政子琪功名俱不愧乃父云

何如
趙方遣諸
將伐金

鑑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綱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綱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

鄧州皆不克而還綱目無貶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讐耻之心其與春秋書乾

綱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綱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自丙遣

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周靜軒曰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遷江表中原淪於左衽在朝諸人宴安自肆曾不

安丙志在恢復
為臣嘗以
狗國為心

楚材進庚
午元曆

得恭膺天
命寶

以雙虜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滅胡取蜀為已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子之之意也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狗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好攻戰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綱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任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綱**蒙古耶律

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東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於蒙

古**綱**蒙古王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

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

父耶蒙古王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

玄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

蒙古王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綱**十二月得恭膺天命寶鎮

副都統程朝宗得于金師也

綱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二月金會兵于蔡州入

李誠之闔
門死節

以與莒為
秉義郎

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寇蘄知州

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會值也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

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

又大敗之發明再興李全之追敗則中國辱矣故特書以著其功

綱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繼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

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

綱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壚之子

也初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

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

宗子賢厚者萃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避雨保長

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更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

二兒後當極貴

莒與芮也。日者常言一兒後當極貴。史記日者傳註云古人通上天筮謂之日則周太史之賤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莒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叅攷按史畧與莒勿不好弄群兒聚嬉獨登高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

宋史斷曰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莒為秉義郎其志欲何為哉蓋將居此奇貨以俟時而售也豈待皇子嫉忌而後謀廢立哉

鑑賜工部尚書劉燾謚曰文簡從太常博士臧格考功郎中樓觀之議也

綱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綱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

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今屬池州府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

催科中撫字

奇貨俟時而售

刑罰中教化

趙方名言

許國以忠

隱有樽俎

折衝風

趙方忠蓋

趙方以身

徇國

仁義非他

將可及

言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總制司為一家許

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

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

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

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發明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鐵石守邊

仇耻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

卒而具官豈

史臣斷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

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

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為政哉嗚呼催科之

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仗

鑑九月立貴誠與莒賜為沂靖惠王柄後○鑑十月四川安撫使安

與之繼護
西蜀
與之開誠
布公

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
為守。成功甚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
悅服。軍政復振。

丁南湖曰。安丙功業。惟討吳曦而亦楊巨源之同謀也。然丙以媚
嫉殺巨源。則討曦之功。何足以補殺源之罪耶。崔與之始終高節。
為宋末人才之翹楚。以之撫蜀。則
蜀有賴以代之。丙則丙有慙矣。

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二年。○蒙古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
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

鑑 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音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
防禦使。時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于几上
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
也。新恩二州名。屬肇慶府。今新恩陽江二縣是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

大要竟如何
一言斷之
曰不凡
天眷理宗
之先兆

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
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
僧淨慈寺。寺在杭州西湖上。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
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
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
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曰。教貴誠為文。又習高宗御書。每謁彌遠。
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賢已
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
意益決。乃日媒藥竑之失。媒藥喻釀成其罪也。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
帝不悟其意。發明。權臣當國。竑處之不能慎重。則他日得禍之慘。豈非自召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

綱 八月。長星見西方。自耶律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綱** 十二月。以

加李全節

獸能為人
言
角端

楚材因事
納忠

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目初全有戰功史彌遠輒

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

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鑑蒙古王滅回回國即默德其主走

死蒙古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在撒馬兒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徑路崎嶇深二二里夷

人守此名鐵門關待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

主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

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解音解曉也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

上天惡殺惡去聲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蒙古主即

日班師大掠忻都而還史臣曰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楚材以是諫蒙古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鑑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正月嚴賊吏法

○鑑三月蒙古太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

蒙古四傑

以許國為
淮東制置
使

蜀人肖像
其祠

金主不殺
草澤直言

老温俱以忠勇事蒙古主蒙古主號為揆里班曲律揆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

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鑑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

副使兼知楚州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

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日

著遂有是命○鑑十月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鑑夏主遵瑱傳位

于子德旺

○鑑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乾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正月錄程頤後○鑑

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鑑與

之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省其像而祠焉

○鑑金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

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鑑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帝崩，昀即位，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初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也。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復有活而噍食者。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軍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昀至，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即位，遂稱遺詔以竑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竑為皇子，已歷四年，宗社人心屬之矣。且不聞其惡，彌立之請太后不可，竟以危言脅之，然後從焉。豈太后之得已哉？噫，彌遠不臣之罪大矣。胡新安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

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擇枉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卒也
史臣曰竑之被廢而見殺固彌遠之罪矣然竑之自取有三焉不能容母后一也不能忍彌遠二也不能聽真德秀三也後之太子處危疑者可不以竑為戒乎

德宗言事不避權貴
擬宋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謝衣
召用真德秀魏了翁
擬宋以魏了翁為起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柴中行奉表請伯成簡辭不至○鑑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為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方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鑑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

居卽謝表

室白鶴山

在嘉定府
印縣西

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

蜀人盡知
義理之學

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

德秀先見

頤程顥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廣義德

之明

秀嘗為宮教諫皇子不聽而去何其先見之明若是即至理宗即

能擇其君

位之牧為侍讀為侍講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

惟時

西山去就

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理宗得祭
之以禮遺
意

封奉祀
張壽曰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
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皆非孝也理宗為寧宗
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
祀其得祭之以禮之遺意歟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三卷終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北監藏板

百四

南宋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
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帝之立也在朝君子

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
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邦沒身
幸也然始終崇尚
理學亦賢矣哉

鑑之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
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鑑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

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

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

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洩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

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

潘壬起兵
立濟王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宋理宗紀

扶持宇宙之棟幹

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王等偽為李金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鑑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許言竑有疾召醫以疾薨聞于朝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直學士院直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

我朝立國根本仁義

真德秀言濟王之冤

理宗不能效叔齊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州之變名即湖州府非濟郎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謂秦王廷美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親莫親於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愛詎不為大虧哉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一時倉卒觀此則知帝與彌遠謀矣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

西帥必取
當世第一
流
德秀言收
人心四事

溥等議論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
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
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雷州之獄未聞有叅聽於槐棘之下者周禮外
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
又如淮蜀一闔之
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
人心之一事也一段言刑政
當與眾共議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
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
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二段言賞罰
不可有私當乾
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
染成風恬不之悔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
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苞苴公行
宜反其物罪其人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

三臣未聞
聘召

胡氏非遡
流而源之
論

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訶訶音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
流蜜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搥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
四事也四段言治世氣象欲其
寬裕解密網達下情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葉中行
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
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
宓僑於言地

張時泰曰理宗豈可逃其責哉潘壬之事濟王親討平之則豈止
無罪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理宗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
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胡氏有曰宋之傳受最明而特壞自理
宗亦非遡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
宗哉其末流之弊理宗特甚焉
耳創業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二月賜鄂王岳飛謚武穆○綱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

季全折節
為禮
許國折伏
此虜

晞稷為制置使撫之。初國代賈涉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全妻楊氏郊迓，不見楊氏，慙歸。又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及全自青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綱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恩州，義斌敗之。恩州今東昌府恩縣是先是全使人報義斌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斌大罵曰：逆賊悖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攻東平不克，乃欲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相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

海。漣海今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以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擒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知楊州趙范亦以為言，彌遠論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綱六月加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綱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蒙古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收京東州縣。我大宋臣義斌為他臣，屈耶遂死之。發明：義斌不過民間之東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昭如日星，炯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甫沒，京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

丁南湖曰：死一也，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乃走而死，義斌起自庶民，乃被執不屈而死，走者小人之詭行，不屈者丈夫之忠節，是故君子不可不擇其死也。

綱竦大理寺評事胡夢昱于象州。今屬柳州府 綱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

九成正色
立朝
中興明道
之功
擬宋以程
頤之源為
籍田令謝
表
策題
問王衍後
三寇之榮
彌遠精三
凶之助其
事何如
鷹犬三凶

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綱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

籍田乃置令

鑑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萬听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人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按宋史列傳先成

附於知孝傳中此則三凶罪惡之次第矣嘗攷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然則成大之惡

又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鑑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直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發明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群邪附於外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不亦深為當時惜哉

丁南湖曰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譬之諸公猶祖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於諸公則追崇之於二公則貶黜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彼追崇之典不其虛文也邪

鑑丙戌三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

此舉大快公論
了翁著九經要義
人君為治之門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至義社以備寇
郡縣倚以爲重
蕭衣冠如臨大將
以天下事校入才爲念
九齡累世義居
閨門肅若朝廷
孝者稱焉
與弟自稱

謚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王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蕭衣冠如臨大將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爲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山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閨門百口男女各居其飛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師友九齡和而不同
叔晦不字愧
前者無愧可以言字
鄉人化之皆遜弟
佳趣美境
擬宋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後子孫謝表
天地何所窮際
舉止異常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閑居雖病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爲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煥字益者三友叔晦不字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言晝觀諸妻子夜上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床踈席總佳佳趣榆風沐雨反爲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人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鑑錄張九齡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

兒
心同理同

心理亦無
不同

張栻期以
任道之重

呂祖謙稱
其志大據
實

李者本無
欠闕

教人不用
李規
六經皆我
註脚

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祀還鄉學者稱焉家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

鸞湖論辯

切中學者
深痼隱微
之病

慨然以名
節自許
忠信篤實

為道本
人心與天
地一本
人心與天
地相似

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鸞湖論辯所學如無極太極之解貽書往來見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童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書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燮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

立文莊曰九淵之學與朱熹異朱熹嘗曰近世乃有假佛老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

皇明河圖

卷之四

七

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以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九淵之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其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王陽明曰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易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學者取而觀之則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願乃一倡一和而勦說雷同豈非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也歟

鑑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全比割山東南仰宋糧且據宋以疑蒙自守蒙古築長圍夜作偷皆全糧接斷絕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降

全日數十萬動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州福還楚

鑑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鑑**七月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夏主德旺以憂死弟子覲立○**綱**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綱十一月叶哈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所著有後樂集

綱十一月叶哈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先是使以瑋代徐晞稷為淮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綱圖功臣像於昭敷崇德閣丘文莊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夏主號二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踰月熹子工部

發揮聖賢 蘊奧 問宋圖功 臣像於昭 敷閣何如 崇德閣 策題 圖功臣于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四

中庸序言之甚詳
人主學問之要
恨不與之同時
魏真慮之
知正道之有益

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

許浩曰理宗謂朕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然當是時若魏了翁真德秀亦熹儔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竄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亦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鸞書頭贈晉道增光則理宗賜也周靜軒曰理宗加贈其官頒詔褒美亦是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蒙古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
○蒙古滅夏以夏王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大黃愈疾

陳寅夫婦守節

○緬蒙古王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鑑蒙古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

陳寅畫忠王事

十八日癸卯陳寅之守西和州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貢舉以得士為先

○鑑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

陳和尚名震國中

○鑑三月蒙古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完顏陳和尚名彛字良佐和尚其小字也

○鑑已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八月蒙古窩濶台嗣位太祖弟

○鑑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困用明鑑金史六十四卷

宋理宗本紀

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

純之十二世祖劉翽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福建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翽次曰翽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未日翽仕至將作監簿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孫純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翰謚忠顯翰子子羽謚忠定子羽子琪謚忠肅世流五忠劉氏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府平涼保康府房縣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

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前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戍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仍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之賊執所必討而乃以節鉞啖之

授李全節鉞不受

是謂綴來遠人之道乎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聽發明備則知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矢書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

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趙楊聞范葵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即既而日今惟有徑擣揚州耳

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正月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徐州豐縣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與綱目所書皆先范後蔡蓋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蔡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者皆蔡歷下之將及蔡年八十而范蔡平淮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

京失荆襄自玷功業耳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黨也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正月以孟珙為京東兵馬鈐轄屯棗陽自初珙

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

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

陳和尚死節

○蒙古王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蒙古太弟拖

雷戰于三峰山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金兵潰合達見

好男子

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太昌原衛州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降研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酬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
○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民家

丘文莊曰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冬夏詔提刑行部決囚提刑憚行悉委作貳作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以常死之罪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箍超棍等名富貴之家稍有賢望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往往專殺拘鎖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受豪強賄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四月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蒙古使王檝音即來議同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

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

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高之乃遣鄒伸之報謝蒙古許俟成功

以河南地歸宋發明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以見是盟乃

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元人來議同伐金朝臣皆以為可

存亡决此一舉

丁南湖曰論者謂宋報金仇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滅虜取虞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不與元協則金仇既莫報而已禍亦隨踵權與協濟則仇先報而禍且緩於是內竭刀以自治外竭力以禦敵若夫成敗則天也
鑑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執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便得戰存亡决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索戰三軍欣然願為效死金主與后妃别大慟而出蒙古人復圍汴
鑑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正月詔抑貪競○鑑金主濟河次于蒲城及蒙古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鑑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與妻入宮兩宮賜之無筭立諷太后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遂作亂以城降于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

孟珙復鄧州

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任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前書金劫二帝及后妃比去此書蒙古殺梁王施耶蓋宋雖中微猶延數世金人猶祭旋踵而亡此蓋天厭夷德特假手蒙古以償猶夏之罪耳
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當金人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且金以夷而戕華天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報復焉天之巧於報應也如是夫
鑑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剌瑗以鄧州降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藉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執殺滅也嵩之從其請○鑑五月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畱守強伸死之○鑑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鑑先是

歷明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宋理宗下紀

一

孟琪敗金
武仙九砦

至石穴
仙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前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

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

武仙愛將劉儀請琪降琪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
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琪乃召樊文彬等授方略中夜蓐食啟行晨
至石穴馬騰沙窩峭山三砦蔽其前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
雪夜擒吳元濟之時唐憲宗元和中和吳元濟反於蔡州李愬於雪夜乘其不備擒之策馬直至石穴
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
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
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君與我連和所以為我
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完顏姓阿虎帶名
鑑蒙古那顏倭奔蓋圍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琪等帥師會之
鑑史彌遠卒彌遠擅恣獨擁寧立理頗協公論故史氏書卒以怨之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
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濟王

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于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
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丁南湖曰始也誅侂胄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士終也竄直言則彌遠雖有功而罪亦多矣

鑑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戾貪婪苟賤無耻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

以賊害忠良者幸攘臂為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彌遠羽翼
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鑑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

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
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跡尤貴更新

蔣宗誼曰自史彌遠死帝始親政改明年為端平而以謹始更新為詞則九年之間詔誥命令皆出於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而乃謂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不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豈其然哉

知孝不堪
與成大同
傳鄭清之以
天下為己
任春秋正王
道之端
聖德開太
平之跡

趙葵捐身報國儒臣所難

以陳德剛為制置使

國家不可一日忘此

此舉後方煩聖慮

以洪咨夔王遂為御史

當極本原而先論

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

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

夷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

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

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

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

乞召用崔與之直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

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王政

四木

孟珙及元兵入蔡州

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表詔趙善湘等諂附史彌遠怙執肆姦

失江南荆襄蜀漢人心皆奪祠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桀蒞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

人謂之四木叅攷宋史薛極本傳止載其災異一疏忠直之語其餘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

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蒙古師從之金主守緒遂自經尚書右

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江海獲金叅知政事張天

綱以歸金亡金自完顏昷以肅慎遺種起宋徽宗政和乙未傳晟置

自政和乙未至洪武戊申二百五十四年計四百零四年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

盜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

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

有餘年由大定之政足以固結人心耳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

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帝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至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夫雖然麟朝受禪而夕受戮尤極其戚也

孟珙等分屯京西

綱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

孟珙等分屯京西○綱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廣義

兀典以息州歸宋乃心之所願耳蒙古追殺之輕宋於此見矣

西湖中燈火異常

綱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賈涉為籍田令善志始也似道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則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

似道才可用

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用也

綱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

大丈夫忠死不中節

張天綱不屈

綱五

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忠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

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綱但書故王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鑑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

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

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煥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鑑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

賜黃幹等謚

兼知黃州○鑑賜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音欲等謚錄用其子以其扼於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

綱六月以曾從龍叅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綱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范葵請復三京

杜喬諫比
中原有可
復之機
事成可坐
而策
英君先治
內而後治
外
禹民先得
其心以為

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開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時方告病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踏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但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

根本

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

張時泰曰二趙自楊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勦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况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

蔣宗誼曰昔元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會元師蔡州滅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曰我與金必報之仇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和海上之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回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路焉使元聞此亦當疎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葵婦人之謀全于才小兒之技畔盟開

聞此亦當疎聽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十六

趙葵遣徐敏子入洛陽

宋揚祖以八陵圖上

元人至洛還師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時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史嵩之又不敢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全子才難之。范葵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為監軍。又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

八月宋揚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

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范葵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鑑蒙古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徐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誼倉卒無

趙范効入洛之師

目中可謂無人

趙葵與劉將軍異業題

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蒙古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効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蔡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廣義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趙葵未見及其一遇蒙古之師而王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矣何其勇耶

王敬所曰。始終誤宋。以至於亡者。和也。然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始終敵宋。而不可忘者。仇也。然當仇於金之末世。而不當仇於元之初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仇。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執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敏子皆襍線小材。為理宗計者。量

歷月綱卷全

卷全

卷全

歟

擬宋直德
秀工大學
衍義表

策題

問真德秀
進三劄何
如

祈天永命
二事

擬宋以真
德秀為翰
林學士魏
了翁直學
士院謝表

力自守而不失事強以為順天之圖且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
依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祧祀顧猥聽浮言怒
臂當敵致探虎口挑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
下之師已勞奔命矣柰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九月以趙范為荆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

德剛卒帝深惜之○綱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德剛卒帝深惜之○綱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衍義上進治為學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

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

名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

婦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

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

權臣之未賄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掊刻停邊

進取二難

用兵莫急
於人才

闔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
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
權臣視為迂濶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河

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

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為主又言今

日事執猶以和扁皆古良醫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

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

向治廩廩恐惟群賢自相矛盾矛盾不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

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往往革面而未革心

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

名義甚正但故相不能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和扁繼庸
醫

所至視民

如赤子

讀封事可
見忠誠

六者守邦要道

詔真德秀進講大學

統義

此重則彼

輕

漏下四十

刻乃退

聖學

聖學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執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變患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佻大也大德之人也師衆也大邦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恐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執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綱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發明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脩齊治平之業誠有非當講也理宗特詔進講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臻此哉

鑑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

擬宋詔以真德秀知貢舉謝表

詔孟珙措置邊防

介胃之士言戰不言和

德秀直聲振朝廷德秀不愧其言

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

鑑十二月蒙古人使王檄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綱以鄒伸之為蒙古報謝使次年二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鑑乙未二年蒙古太宗七年正月以真德秀知貢舉仍參知政事

鑑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胃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俾浚隍蒐訪

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

綱五月資政殿學士直德秀卒諡文忠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言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

四方想見

風采

德秀慨然

以斯文自

任

德秀之力

為多

正學遂明

於後世

趣讀

曰促

中外交頌史彌遠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
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
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
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陳桎筆斷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貴於真德秀者也何使寧理二
宗簡其忠悃之誠聽其格言之正而不為史彌遠梁成大所擠則
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於宋始也為
姦臣所沮終也為天奪其壽遂使大志不伸飲恨而沒豈不深可
悲乎故識者觀德秀了翁之
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六月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
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俯伏聽命而散因
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遣使趣之且訪以
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有足以

用人之道

無逾此

賜了翁御

書嚴武詩

擬宋賜魏

了翁御書

唐嚴武詩

及鶴山書

院四大字

謝表

高宗傳說

之事可望

高稼死節

孫明兩全史六十四卷

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不不高
而忠實有守者其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及與
之抗辭至十三疏不許○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
視江淮荆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
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
師賜便宜如張浚故事陸游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
之叅考嚴武華陽人切豪俠房縮薦為給事中玄宗時擢為
成都尹遷黃門侍郎肅宗朝節度劍南破吐蕃有功
張時泰曰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譴阻而得以置諸左右
則高宗傳說之事可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媚嫉即生使賢者席
不暇暖豈天
不欲祚宋歟

綱曾從龍卒丁南湖曰胡榘附彌遠則抗論其非了翁督荆襄則協
公亮從孫則有功史○宋理宗蒙古太子濶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

孫明兩全史六十四卷

高稼奇功甚多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曹友聞數却元兵青原為蜀咽喉

初稼在沔輯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蒙古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惶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遂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石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此之不能止敵圍殺之○鑑趙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

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正月蒙古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蒙古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郤之○鑑召魏了翁還以為簽

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

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蔡虛齋曰國之有賢固明君所倚而小人所忌也鶴山在宋理宗既不能倚之為柱石而諛佞之臣益滋其所忌欲其遠跡於朝也既排之補外慮其假之以權也後召之還於是鶴山有去志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二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自趙范在襄陽以北軍諸

將王旻李伯淵為心腹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

弛而南北軍交爭范矢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

降於蒙古蔡明開邊者范也養亂者亦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乎

召魏了翁還

燁然如了
翁者幾人

二人有得
於理學
葉公好龍
之喻
詔悔開邊

綱四月魏了翁罷官了翁乞歸田里不久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
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意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
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
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丘文莊曰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愚謂亦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
當時真德秀魏了翁蓋深有所得於理學者也其始制於史彌遠而
不能用及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遂卒幸而了翁猶存可以用
矣然而發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
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
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

綱詔悔開邊自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
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其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難去聲屬讎金之
覆滅而蒙古之與隣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執心之
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鬥尸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齒

相望骼齒音格次露骨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

下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
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鑑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

使兼知楊州○鑑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

鑑蒙古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比
庭無漢人士大夫蒙古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嘉重焉繼拔德安得趙

復以儒學得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
所姚樞警曉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

而樞亦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廣義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民尚
人之優劣○鑑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益可見矣○綱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

趙復以文
學見重于
世
江漢先生
北方始知
經學
擬末以崔
與之為右

丞相兼樞密使謝表

與之識見不凡

與之清風高節

友聞兄弟死節

友聞節義表表

友聞義聲充滿天地

劉趙死節

張時泰曰與之識見不凡矣前以忝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豈惡彼而逃之哉蓋知時事之不可為故爾况年壽既高胡人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辨也未幾奉祠不二年而卒所見豈常情所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節可慕也已

和州統制曹友聞曹彬之十世孫也及蒙古戰于陽平關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會大

風雨淖淖深沒足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

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友聞兄弟節義如此傳軍盡沒蒙

古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踞府州軍監關隘縣砦

俱陷沒蒙古入蜀成都城中骸骨計一百四十萬城外

周靜軒曰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同死王事畧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聲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哉

鑑十月蒙古太子濶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彛死之銳等

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

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而亡汝彛被執縶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鑑立陳日斐為安南國王時安南入貢綱十二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

策題

問孟珙救江陵何如

兼樞密使○鑑蒙古忒沒友侵江陵孟珙帥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

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

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

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鑑蒙古侵真州知州丘嶽敗之丘嶽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寇兵薄城

射其致師者二人死之敵兵少卻嶽曰敵眾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

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城西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

敗乃遂註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鑑復成都府○鑑詔改

明年紀元為嘉熙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終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四卷

宋理宗紀

皇朝通志卷六十五

十三

明平餘元為嘉熙友傳以口此在天子若存存已方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鑑對如播州○鑑請如

武刻可成
問孟與姊
策張

湯睡菴先生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北監藏板

理宗皇帝

○鑑丁酉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鑑二月詔經筵

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發明治鑑目錄司馬光晚筆也其書太簡不

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

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為人君之所當

講者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

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者矣

劉永新曰或謂通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筆削

而成然人主晉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

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經者也春秋著

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為編年

通鑑而文公做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通

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

相續也云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

○鑑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綱資政殿學士魏了

詔經筵進
講通鑑綱
目
成先正未
成之志
有益於國
家不少
經史一理
相續
尚書春秋
之子孫
通鑑綱目
之祖父
詔刊朱子
綱目

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我父來
孟洪敗元
人于黃州

翁卒贈少師○綱六月孟珙敗蒙古于黃州○蒙古口溫不花攻黃

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我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

屢敗虜師卒全其城○綱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二萬士

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寶慶元年史彌遠忌
濟王玠後之于湖州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

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

論同日去國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發明是時夷狄啓猾
夏之謀朝政有

不脩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訴濟王之冤
者而蔣峴鄙夫乃以天數歸之其逢君之惡何甚哉

○綱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三三人置師教之

丁南湖曰理宗表章諸儒未見躬行其道也建
內小學則躬行朱子之一道矣庶幾聖學

○綱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

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

制器者必
用良工
守成者必
用儒臣

師杜杲敗元

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楊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
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
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董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綱冬十月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蒙古師自淮西北還時蒙

古口溫不花攻安豐杲善完守禦蒙古人以火炮焚樓櫓城多墮陷

杲隨補完蒙古令拔都兒硬軍砍牌杖初加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

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

力捍禦蒙古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特鬪新城中

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咫音只八寸也異而訪之置置帳下遂累功勞超

擢軍職

綱戊戌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二月以史嵩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

馬置司鄂州尋兼督視淮南西

李心傳為秘書脩撰

三月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脩撰初隆州井研人蒙古省隆州人仁和

易起于畫

乾坤中畫為誠明

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

河洛之學操行脩潔

丁南湖曰李舜臣父子四人皆道學之儒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列於儒林而舜臣性傳又各為傳何邪且儒林之內道傳在前心傳在次信乎道傳之學行優於心傳矣若舜臣則耿脩業舉遺愛在民性傳則居官獨立無所附麗是史氏之分別各就其所長也

夏五月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

虛位待與之

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鑑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

杜杲守廬州

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蒙古將

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

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河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垣高於城

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灰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

砲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

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

引師北歸○鑑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知岳州十月復鄂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荆襄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

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禱襄鄂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

於是張浚復鄂州賀循復荆門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鄂降人

舟師扼淮河

孟珙復鄂州荆門軍

宋理宗紀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

京

濂洛書始

至河朔

河朔始知

道學

置先鋒軍○綱史高之復光州○綱蒙古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

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

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

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

河朔始知道學矣

丘文莊曰儒者之學復盛於宋助於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關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雅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

高麗三和當國

綱己亥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

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高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

孟珙復襄陽

襄樊朝廷

根本

經理樊襄

如護元氣

施為迥出人表

與之有大

臣風

與九齡

與之宋純

臣

荆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綱三月孟珙復襄陽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珙自為荆湖制置使書復鄂州荆門軍書復樊城襄陽其

綱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綱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

與之卒卒而具官深予之綱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周靜軒曰崔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古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豈可多得哉

鑑孟珙遣師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從公論以新庶政好名孟子所不取

綱以陳垣為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諸生相慶得師中興國學未行陳垣心存正救

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紹定理宗年號庚子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於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

德不類謂德不

以前人也

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與

以彗星隆詔求言

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犴以守故謂獄為犴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道殣也殣死人也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其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脩行之意二

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鑑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珙遂大興屯田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方流寓之士流寓之士遷謫

南陽竹林兩書院孟珙大興以田

元國孔明 孟珙屯田之舉雖趙克國諸葛孔明
何以過 大也 廣義 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重慶府 名

利閬二州名

詔史嵩之還朝

三月賤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
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閬救夔峽為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削三秩
蜀人懷之為立廟祠焉○鑑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之在
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

九月喬行簡致仕○鑑閏十二月詔以明年為淳祐元年

周張程朱從祀孔廟

辛丑淳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
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

石從祀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
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程

千載絕學有指歸

顥張載從祀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音皆繼以為請未及施

孔子之道大明於世 五臣啟沃良多

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也惟思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
頤張載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
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
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
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人言不
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廣義

策題

問宋封周程朱從祀孔子果合於周唐尊祀之意否

萬世知儒

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
帝謂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夔音畢講禮記大學篇以

龜鑑曰尊祀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
者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五君子從祀肇於淳祐祇
謂先聖之春天札一頌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
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先道義之尊
擬宋御崇
化堂賜國
子監道統
十三贊謝
表
擬未賜國
子監御書
朱熹白鹿
洞學規諸
生謝表
中興有道
之令主

替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就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鑑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也

細秋八月求遺書發明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細冬十一月蒙古主窩濶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陳四明日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来急竊柄回回以致貨寵為可惜焉

鑑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自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曲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陳隆之舉家死義君臣大義曉然方寸之間

周靜軒曰由世顯以城降虜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既執不降舉家死義迨至檻送漢州俾降王夔觀其大呼之言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細十二月余天錫卒愚按理宗之立皆天錫之功也而不聞其伐功不銜其必不說矣

趙葵論用人

鑑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發明宋囚虜使而致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効帝嘉納之。

趙葵不度
德量方

張時泰曰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遂爾輕挑強胡以基亡宋之禍罪莫大焉今也理宗不料其棄汴逃歸之罪反以同知院事其昧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孟珙御元師

鑑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蒙古也可那延攻瀘州孟珙遣王令

策題

屯江陵及鄂州劉全屯沙市沙市城名在荆州府東南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

問孟珙斬

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王兵官不許失棄守土權開

梁棟何如

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唯謹

諸將稟命

鑑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蘓門蘓門山在滎縣西南墾荒田數百

唯謹

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音堪營司寇孔子容傍列周程張邵

姚樞隱于

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

蘇門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姚樞以道

張時泰曰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其所從也然樞以金之亡臣而仕蒙古則已昧其所從於始矣今也翻然悔

學自任

君子當慎

其所從

悟棄官就隱所謂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餼樞其有焉

綱夏六月趙葵罷○鑑六月蒙古人侵真州杜杲敗之

鑑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政

無有私隱同位憚之○鑑秋七月蒙古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

鑑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為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

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

綱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自初玠家貧落魄落魄貧無家業不檢束也無行

亡命走楊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

有功累擢江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麀人斥為噍

伍噍噍喻也伍行也韓信黜後居常怏怏羞與願陛下視文武之士

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

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余玠帥師所向有功

皆不尋常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御可獨當

一面

蜀民始有安土之心

玠作經理西蜀圖

余玠為時名將

名將

楚材曼出人表

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鑑時蜀地殘破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招禮賢士屯兵

聚糧為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

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廣義

高量洪其賢於范蔡輩多矣為時名將夫何愧哉

鑑三月蒙古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或譖之

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

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憂出人

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

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

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愚謂楚材失節之臣既不能善其始竟以憂卒又不能善其終擬之他人僅彼善於

此

楚材欲行其所學

余玠城釣魚山

魚山

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

宋子貞曰蒙古承大亂之後天綱入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

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語言不通趨向不同楚

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

設施者猶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丘文莊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

古法制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

有功于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

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

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

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綱余玠城釣魚山書予設險也徙合川治之目初播州冉璉音浸及弟璞俱

有文武才聞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賓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心

疑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以聖

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

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夫蜀口形勝之地莫

徙此賢於
十萬師
先生非淺
士

若釣魚山在重慶府合州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璉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求賢待賢
兩蓋

張時泰曰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兩蓋矣向無璉璞兄弟之嘉謀烏能以成功哉

丁南湖曰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為長城奈何任玠未幾即聽譏致其死而籍其家是自壞其長城矣雖城釣魚曷能久有蜀耶

二銘戒飭
中外

甲辰四年正月帝制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

擬宋賜御
製訓廉銘

計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

表
謹刑箴謝

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違干法也追逃愧其冠紳貨悖而出災

策題
問理宗製
廉銘謹刑

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

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惟思若保赤子明謹庶

二銘其詳
何如

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茂葉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綱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

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

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上書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風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二人

綱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元則其素乏風節可見矣

綱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綱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澄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綱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眾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

扶翊綱常自闡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

大臣扶翊
綱常

大臣身任
道揆

歷朝綱常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之憾之。帝亦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扞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裕民之能。且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為淮東總領。卒止也。卒哭者謂既虞之。

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

後卒去廬中無時之哭也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白麻詔也。拜相用白麻寫詔不用印也。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哭于庭。竟不相之。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于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起于一二愚生橫議耳。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按左傳鄭人遊于鄉校以

大臣必出忠孝之門

子產不毀鄉校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諸生作卷
堂文

先王有功
於世道
策題
問太學生

論執政然明日毀鄉校何如子產
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
曰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心也今陛下置輔相以立國而輕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
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生人之類滅矣况起復出於陛下憂時
之本心乎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
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王亦何負於國遽罹
斥逐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
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是貪周粟
之羞相與提携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游
士之籍太學武學京學
宗學謂之四學

史臣論曰先王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立太學
以來純德淑行君子以忠讜自任者恒不乏人蓋由其明先王之
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諷諫徽宗始時
為蔡京所逐及金虜入寇陳東等上書乞斬童蔡等六賊復疏召

上書始之
者何人繼
之者何人
請詳言之

諸賢明善
講學之功

國中何日
不春風
天子禮義
綱常之主
宰相風節
教化之司
黜四不才
臺諫

用李綱高宗時又力詆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
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魏祐又論其誤國十罪孝宗時張
觀等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以絕和議寧宗時楊宏中等疏乞
復用趙汝愚俱被流竄何處恬又論胡榘等議和召虜乞誅之以
息禍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和臣史嵩之藉其從
父彌遠之執謬為元宰封豕其貪未丁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
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眾口同詞以攻
厥愆嗟乎觀其略言詞剴切義理剛正使戎狄聞之足以黜其禽
獸之行天地鑒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以敦其澆漓
之薄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
道哉○按肅進十諫詩有云但願
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
周靜軒曰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乎遠先
正乎近左右不正難以言治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
為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
即營起復此烏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論
之於後帝違眾論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
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書以譏之

綱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自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璿監察御

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
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
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正論乃國
家之元氣
正論猶在
學校
當保養一
綫之脉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
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
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
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
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
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嘗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
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

封椿
廬名
定國本以
安人心
曰與循往
山水
御書輔德
明諫之閣
孟珙措置
江陵
沮洳有變
為棄田

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
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
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
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鑑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
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諫之閣
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
鑑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
洳有變為棄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
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墮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
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

江陵天險

上之 因繪圖

十萬民不知後遂為江陵天險

綱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綱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以率物也綱曰書官書謚以表其賢與唐楊綰書法同

綱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高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

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

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

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

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

漢弼亦每以艱邪未盡屏沈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

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

杜範正身

蠻烟瘴雨

在朝廷

堂食無敢下筋

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置干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業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綱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

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綱丙午六年蒙古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清直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侶

不協力辭而去

綱七月蒙古王貴由立高濶台長子也是為定宗

丘文莊曰元自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為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

卷之五十五 十四

為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忠君體國之念

以片言折象

孟珙遠於易學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謂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君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遂於易學，自號無庵居士。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曰忠襄。

丁兩湖曰：珙四世祖安從，每飛行兵及厥考宗政，皆以禦金為志。而珙汲金報宋史，但稱其忠耳。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珙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庵居士，或疑虛無何有彼大功邪？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十二月詔史高之致仕

丁未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韓

二人可大任

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

八月，呂文德敗蒙古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正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

極言檢覆決獄，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蒙古王貴由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己酉九年春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置

慈幼局，收養道諸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如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指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愍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諸遺棄初生嬰兒，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曷為而捐至愛處至痛乎？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

民命與國脉相維

陳垓極言獄訟十弊

置慈幼局

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苟以收養之豈能盡收養哉

賜丘岳忠實二字

密使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閏四月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楊與蒙古戰多捷

閏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語集解

綱趙葵罷官論者言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

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

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

思張詠之語以自慚

姚樞陳治平之大經

觀文殿太學士判潭州○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蔡明舉大衆
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王蒙哥立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而太祖之孫也在
弟遣趙璧召姚樞樞至見太弟才有可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
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
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
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姚樞守道不堅

張時泰曰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於蘇門若無復有仕進行道之心者蓋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道之不堅也

丁南湖曰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此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平論者謂樞出處非正予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觀

元太祖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仕元未嘗有失節也但任夷亦行道之權夷人之所難免耳

綱 十日鄭清之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註端平理治有足稱者焉 宗年號

周靜軒曰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欲希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之擅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况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此皆小人所為故綱曰於其卒也則去其官以示貶耳

鑑 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叅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自時二揆虛席高之貨游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眾心洶洶

及至宣制乃方叔潛也始帝欲相高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鑑 蒙古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略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

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

二揆左
右相也

元置屯田
經略司

姚樞出處
節義如何

可平大弟善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廣

鑑 二月余玠敗蒙古人于嘉定府○綱 六月閩浙大水目 嚴衢婺信

台處建劍邵九郡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

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翌奉羽 奉下邠 人精於律曆

士諫議大夫 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綱 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
鑑 癸丑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

班聲如雷
歷代通鑑輯覽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儒者乃有此人

蜀人莫不悲慕

余玠治蜀何如

又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轂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口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計事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而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辭氣多不謹帝不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飲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陳四明曰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駸駸富彊自寶慶以來蜀闕未有及之者惜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諛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庸志以歿惜哉

鑑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鑑十二月追贈故龍圖閣李道傳謚曰文節

鑑甲寅三年蒙古憲宗四年六月詔籍余玠家財鑑待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固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贖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廣義玠立功為少矣使所誠有私藏亦當付

之八議况無乎籍之非義也綱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鑑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

荆蜀輔車之勢董槐言事無隱董槐以諸葛亮自許

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輔車輔頰也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

綱秋九月殺利州西諾安撫使王惟忠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勸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鑑**十月進封皇子祺為忠王

鑑十一月蒙古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

百廿七

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環匝諸王貴藩戶雜戎卷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推姦境內大安

丁南湖曰廉希憲布魯海牙之子夷產也伯顏稱其真男子真宰相是雖以夷稱夷然真之一字非聖賢曷能當之希憲義利之分得於孟子忠孝之戒得於孔氏此誠聖賢之徒陳良楚產而豪傑其即此流也乎

綱乙卯三年蒙古憲宗五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

綱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
綱治金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時蒙古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隻輪不返金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十七

讀書欲何為
此兒穎悟非常

敬信小學如神明
衡慨然以道自任
綱常不可一日亡于

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

濫蒙古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內人號魯齋衡幼有

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

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

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遂辭去及長刻意墳典考求古

者為學為治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

賈默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

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

還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

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

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

天下

進學之序
自小學入

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衡嘗語

之曰進學之序必當葉前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

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

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時希憲薦衡乃授提學

丁南湖曰瓊山丘公不滿於許衡吳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

者衡北產也元之故土也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于勿請謚

立碑則其仕元之耻亦可憐矣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

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

王慶谷曰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

也若昭王卒用孔子孔子相楚必有有用夏以變之之道將不用於

東而用於南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

之大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於君臣廢焉聖

賢不為也元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若責許子不踰垣閉

門以潔其身則孔子故曰果哉未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

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大恐無立斯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

予莊子操戈而往則人知其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梃而往則人

知其必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于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里

之丈夫亦刺虎也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隱而不仕可也

綱三月兩土詔不許傳 ○**綱**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鑑六月賈似道敗蒙古李璫于海城璫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元壇李全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故

鑑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媾畜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縣名尉累拜右司諫時正

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綱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

之不報遂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

綱丙辰四年蒙古憲宗六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叅知政事 ○**綱**五月賜禮部

進士文天祥及第自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

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
對天不息為
對古誼若龜
鑑

不吠犬

忠肝如鉄石

考官為得人賀

人臣無私

董槐斥大

全之奸

策題

問太學之

士天下號

為六君子

與士稱為

六君子者

果何人與

立碑戒勵

諸生

上論稱焉

綱六月丁大全逐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宦太學生陳宜中

等于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時

帝年寢高閭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槐惡其

為人大全聞之惧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

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和佞不可

近大全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擅調兵露刃圍槐第驅

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

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

因取旨削六人籍編管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

園橋郡淮四門外水環遠以節觀者門外 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

諸生毋得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立碑戒勵

諸生

上論稱焉

丁南湖曰寶祐六君子惟陳宜中劉黻載於史傳其四人無所考按宜中以狀元歷仕至宋垂亡而拜樞密欲奉益王走占城乃先入海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而卒且入海之初約劉黻共事黻往中途先卒云

鑑九月御史朱熠之汰冗吏不報熠言境上廩而賦歛日煩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材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愚謂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多則財力窘而民不堪注景德真宗年號慶曆仁宗命矣惜乎朱熠之疏不行于寶祐也許浩曰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淳祐寶祐天下如彼其廣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邪未聞疆土既廢而事反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邪理宗於國執日廢之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綱十一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

秦抗不俟報而去

院事自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執將亡○**鑑**蔡抗抗處土元定之孫時參知政事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

鑑丁丑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詔戒飭群臣

鑑以趙葵為少保京荆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自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時有蜈蚣之謠

鑑三月帝戒有司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緝錢難他干反謂難滿四數也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綱**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鑑**八月蒙古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

時河冰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鑑戊午六年蒙古憲宗皇帝八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減租稅養餼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

議

丁南湖曰。吳淵。馬光祖二人。惠養百姓。厥功最多。皆理宗之能臣。宋史以之同為傳論。但淵則以嚴酷累而所至有蜈蚣之謠。祖則以慈愛勝而所至有生祠之立。志於循良者。可不知所擇哉。

鑑冬十月蒙古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綱**十一月以賈

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鑑**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今為夷陵

州屬荆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今為彭水縣以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

房州蒙古人敗走。

房州之捷何如

鑑己未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蒙古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元

遣人招諭合州王堅殺使○**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日明博學好

者堅守拒之屢敗元兵○**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古而精於兵

術知人善任奸賢樂善○**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古而精於兵

橫渠先生七世孫也○**鑑**三月蒙古大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湫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

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珪死之。○**鑑**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知重慶府五月蒙古兵侵重慶六月文德與戰于嘉陵江敗績

綱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

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

兵逆戰。遯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

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拆後軍不克進俱

退蒙古主卒於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王堅固守合州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十三

鑑九月蒙古太弟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綱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姦回狡狴狠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過塞言路濁亂朝綱聞鄭羽家富

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嬪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師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

瞿昆湖曰非相之說雖倡於荀子而觀眸之訓實傳於孟氏孰謂相之無驗乎盧杞而蓋而以奸傾唐大全而蓋而以奸傾宋此誠

一驗也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鑑潛人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

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

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

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詩噂沓指

聚語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瓜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

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州軍

帝不聽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

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內侍董宋臣

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

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

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廣義分許載潛之

義過人遠矣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鑑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

陽以援鄂州蒙古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陝

破高達帥諸將力戰十一月蒙古人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

京詣元師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元憲宗計聞而阿里不哥欲襲

文天祥乞斬董宋臣

載潛忠義過人

賈似道乞和于元

同士壁敗元兵

宋理宗紀

十一

十四

尊號因召群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太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

十二月向士璧時士璧知潭州敗蒙古兀良哈反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春二月兀良哈反會張傑于鄂州帥師

比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後軍于新生磯

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時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

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參考

按史略似道所還朝使其客廖堂中撰福華篇稱須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周靜軒曰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傳說周武王之待呂尚不是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歛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已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白氣如匹練亘天

綱白氣如匹練亘天發明白氣何白者金色金華之象氣乃為陰夷狄小人象是時理宗春秋彌高外戚宦官擅權於內夷狄小人竊發于外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

綱夏四月蒙古王忽必烈立忽必烈憲宗同母弟滅末混一天下廟號世祖

綱蒙古王召寶默許衡至開平初召默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

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王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

衡同召

綱蒙古分漢地為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

帝王之道在誠正

世隆為之

綱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吳替忠亮副直

史臣斷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頓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丁南湖曰：吳替既罷，尋以庸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按宋自王安石以後，每奸臣當國，狀元皆非其人，至末運得一文山冠絕萬古若替者，可以為次矣。

詔褒如汶彥博故事

綱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勵甚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

歛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傾內外，盡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愚奴蠢婢

參考：夏桀棄禮義，好倡優侏儒，而為奇偉之戲，則倡優之戲已見於頃矣。閻氏兵強，陳平知閻氏妬忌，乃作木偶人舞，埋間閻氏，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須必納之，遂退軍。史但云：秘計蓋鄙其策之下也。張時泰曰：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然而似道之為人，譬如人家之愚奴蠢婢，焉主人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今也主人不悟其愚蠢，遽以千金託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何以異於是哉。

鑑以劉整知瀘州。○**鑑**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鑑**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宋紀

十五

安吉州今湖州是

王鶚推轂
人材

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
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按金王鶚登進士第一歷官尚書

是失節有玷于科目矣身既失節將何以爲推轂之本乎

六月立忠王禔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

講經史將曉後至帝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若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史復講率爲常例

鑑蒙古使翰林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惧奸謀呈

露命幽之于真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

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

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

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

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

郝經守節
不屈

其言皆自振勵○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爲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其乾綱終爲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柄嗟乎以當時國勢而言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况奸險師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准甸騷擾而海內分註師臣指賈似道也度宗裂也註稱似道師臣而不名

鑑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

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丁大全亦貶秩

州

鑑辛酉二年蒙古世祖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

虎闖齒胃太子之事也虎闖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齒胃註齒以年相序也胃齋也此禮廢久

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

令太子拜謁焉

詔封張栻
呂祖謙從
祀廟庭

詔太子行
釋奠禮

鑑詔追封張栻為華陽伯華陽縣名屬成都府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

擬宋贈張栻呂祖謙從祀孔子廟群臣謝表

庭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

張呂有功於聖門沿淵源而溯洙泗

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陛下表章正

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溯洙泗實萬世

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

詔

夏四月從故相吳潛于循州未幾暴卒以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

夜必風雷大作

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嘗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

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雨大作已而果然循人哀之既沒似道歸罪宗中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衡國子祭酒衡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初蒙古主嘗問嘗默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蒙古主納之

嘗獻薦許衡策題問元許衡嘗默姚樞優劣何如三人見絕明史姚樞不能無愧于二人

鑑蒙古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軍中所掠者謂之俘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者自是美政蒙古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鑑**蒙古遣崔明遠諭宋淮

張時泰曰三公極位也三人皆辭不拜可見其見幾明矣而以道自尊矣若論三人優劣許為最實次之姚之出處大節不能無愧于二人

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鑑**蒙古遣崔明遠諭宋淮

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

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蒙古制置司叅謀官許處孫死之初賈

似道斷浮橋敗蒙古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

已令呂文德摭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惧會俞興帥蜀

整素與與有隙心益不安及與至考覈整軍前錢糧遂帥所部降于

蒙古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

日深矣整之將叛命處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發明書劉整

彪孫不莫降表彪孫不屈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鑑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中外之務知無不為然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人之必犯體時

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

摭據收拾也

彪孫不莫降表彪孫不屈

鑑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
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刻謀議之際屢相可
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
內大治

王恂為贊善

人心猶印板

王恂以師道自任

鑑秋七月蒙古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燕王嘗
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
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
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居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綱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綱以
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綱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自時似道忌功欲污峽一時聞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宋理宗紀

十一

臣鐵汚且怨士璧嘗侮已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遂建議遣官會計

也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

多竟安置漳州而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

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

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

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

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丁南湖曰宋史論云向士璧扼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

吾不識士璧何人乃係宋存亡即能取怨於似道而致其殺能取

重於枋得而致其救是謂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史氏亦有見矣

綱壬戌三年蒙古世祖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於似道極其

極其怨憤夷狄極其訕訕則其無益於國為可見矣理宗苟能以寵

似道之恩寵天下之豪傑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

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

亦未必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

綱呂文德復瀘州改為江安軍○鑑蒙古初作大廟于燕京

綱二月臨安饑目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光祖時知樞密院知榮王

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

焉光祖大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

收人心乎王以厚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

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眾

鑑蒙古山東行省李壇李全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

全官爵五月蒙古哈必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朝廷聞壇受

圍遣青陽彙炎帥師援之彙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壇因被圍

久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壇乃復出降于蒙古哈

天下知儲君為大王子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廿

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

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况壇本中國之人故其書法如此

都城中民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廣義來歸者李壇心服而歸之也何以不

細冬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改新州土牢拘

管日具存亡賈似道遣將軍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濟大全入海而死

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

鑑癸亥四年蒙古世祖中統四年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

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負限○綱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賈公田于浙西

鑑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著陳德剛子時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執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

一事行而五利興

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徐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闔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其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

我不可以召徐公

時人稱為三烈

救世之忠兩相許

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丁南湖曰經孫諫而陳著亦諫救世之忠兩相許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經孫去而茂濂亦去知己之義兩相結也詩曰惠而好我携我同行者也人稱三烈是為忠臣義友之一勸矣

鑑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

初買田猶有抑強嫌富之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在價以初一石償十八畝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民莫不破家矣

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樂道於是詔各補廸功郎

基特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麗澤書院在華府城東北幾建寧府教授

補二布衣廸功郎

何徐得先儒理學之傳

兼建安書院山長

綱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

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交易之所於襄陽城外

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

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

山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墻以護貨物外通互市往來交易內築堡壁堡墮小城蒙古又築堡于

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

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

惟自咎爾周靜軒曰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榷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著其失襄陽之漸云

為請於朝開榷場

策題

問呂文德

置榷場于

樊城是歟

否歟

綱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詔崇經術考德行

帝王以人初為先務

道德一而風俗同

程顥頤深

甲子五年蒙古世祖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朕粵稽
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才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
之方策苟非得人是廸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
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
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然弊久蠹滋窮經學古
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苟於繩
墨纖悉之外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
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詞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
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
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令

光祖威惠並行

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

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綱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

鑑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

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久興廢起壞

知無不為脩飭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鑑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鑑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

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

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

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

由是公論不伸

丁南湖曰公田設而人情怨於下彗星出而天怒赫於上由是理宗卽崩宋祚旋滅天人之應何其顯且捷也

八月蒙古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以燕京為中都

謝枋得摘政事為問

九月安置建寧府福建教授謝枋得號疊山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徐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箠之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中曰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有容之量滋忌嫉之私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紛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

初作銀關

公田以歛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緝制東南之士庶敗將則將心離各軍賞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摧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于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金銀見錢關子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太極理之根源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卽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人君初崩未有謚稱曰大行皇帝

最大之說

宋史斷曰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述夫先帝威有衆善夫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廟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

治体道學 遠同三代 濂洛之學 接洙泗 未嘗以名 呼先儒 內聖外王 一正理 發掉正理 在孔孟 至張正理 在宋朝 接群聖統 宗會元之 粹 理學復古 帝王之治 孔孟不能

至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柰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韓侂胄又謂道學為偽而禁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經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祀五臣而拱荆舒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貢善堂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孟乎微闕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至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製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接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腫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謚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宜矣陳四明日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政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繫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以致於此然帝節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胡新安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然國執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于其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思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小人嘗

必道之行

接迹而久於柄用諸儒或蚤謝而終以昵窮焉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責之哉

鑑十一月詔馬廷鸾晉炎兼侍讀陳伯玉陳宗禮范宗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燾史天錫湯漢等赴闕
鑑詔躬行三年之喪
鑑蒙古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一語斷之省中驚服以為真宰輔○**鑑**蒙古以王磐為翰林承旨
鑑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伯顏直宰輔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終

歷朝綱鑑全史六十五卷

宋理宗紀

十五

